

## 開放文學 – 歷代話本 – 清平山堂話本 楊溫攔路虎傳

入話： 闊舍平野斷雲連，葦岸無窮接楚田。

翠蘇蒼崖森古木，壞橋危磴走飛泉。

風生谷口猿相叫，月上青林人未眠。

獨倚闌干意難寫，一聲鄰笛舊山川。

話說楊令公之孫，重立之子，名溫，排行第三，喚作楊三官人，武藝高強，智謀深粹。長成幾冠，娶左班殿值太尉冷鎮之女為妻。擇定良時吉日，娶那冷太尉宅院小娘子歸，花燭宴會。可謂是：

簫鼓喧天，星歌聒地。畫燭照兩行珠翠，星娥擁一個嬋娟。鼓樂迎來，繡房深處，果謂名不虛傳。這冷氏體態輕盈，俊雅儀容。楚鳴雲料鳳髻，上峽岫掃蛾眉。劉源桃凝作香腮，庚嶺梅印成粉額。朱唇破一點櫻桃，皓齒排兩行碎玉。弓鞋窄小，渾如襯水金蓮；腰體纖長，俏似搖風細柳。想是嫦娥離月殿，猶如仙女下瑤台。

這楊官人自娶冷氏之後，行則同行，坐則並坐，不覺過了三年五載。

一日，出街市閒走，見一個卦肆，名牌上寫道：「未卜先知。」那楊三官人不合去買了一卦，占出許多事來，言道：「作怪！作怪！」楊三官人說了年、月、日、時，這先生排下卦，大笑一聲，道：「這卦爻動，必然大凶。破財、失脫、口舌，件件有之。卦中主騰蛇入命，白虎臨身，若出百里之外，方可免災。」這楊三官人聽得先生說這話，心中不樂。度日如年，飲食無味，懶懶成病。其妻冷氏見楊三官人日夜憂悶，便啟朱唇，露皓齒，問楊三官人道：「日來因何憂悶？」楊三官人把那「未卜先知」先生占卦的事，說與妻子。冷氏聽罷，道：「這先生既說卦象不好，我丈夫不須煩惱，我同你去東嶽還個香願，祈禳此災，便不妨。」楊三官人道：「我妻說得也是。」次日，同妻稟辭父母，並丈人冷太尉，便歸房中收拾擔杖，安排路費，擺佈那暖轎馬匹，即時出京東門。少不得饑餐渴飲，夜住曉行，不在話下。

迤邐行到一個市井，喚做仙居市，去東嶽不遠，但見天晚：

煩陰已轉，日影將斜。遙觀漁翁收網罷釣歸家，近睹處處柴扉半掩。望遠浦幾片帆歸，聽高樓數聲畫角。一行塞雁，落隱隱沙汀；四五隻孤舟，橫瀟瀟野岸。路上行人歸旅店，牧童騎犢轉莊門。

天色已晚，楊三官人同那妻子和當直去客店，解一房歇泊。到得三更，被一伙強盜劫入店來。那賊是甚麼人？

大林木編成寨柵，潤下水急作東流。霹靂火性氣難當，城頭上勇身便跳。刀見金時時拈弄，天河水夜夜觀瞻。月黑搜尋釵釧金，風高放起山頭火。

那一伙強人劫入店來，當時楊三官人一時無準備，沒軍器在手，被強人掙住，用刀背剝劍，暗氣一口，僻然倒地。正是：

假饒千里外，難躲一時災。

那楊三官人，是三代將門之子，那裡怕他強人，只是當下手中無隨身器械，便說不得，卻被那強人入房，挾了楊三官人妻子冷氏夫人，和那擔仗什物，卻有一千貫細軟金珠宮貴，都被那強人劫去。楊官人道：「我是將門之家，卻被強人劫了，我如今卻有何面目歸去？」當時楊三官人受這一口氣，便不誇煩，沒出豁得，便離了這客店，來縣裡投奔劉家客店安歇，自思量道：「我當初夫妻二人出來，如今獨自一身，交我歸去不得！我要去官司下狀，又沒個錢！」身體覺得病起來，在店中倒了半個月。

後來幸得無事，出那店來，行去市心，見一座茶坊，入去坐地。只見茶博士叫道：「官人，吃茶吃湯？」那楊二官人道：「吃茶也不爭，只是我沒茶錢。」茶博士道：「官人吃茶也不妨。」茶博士點茶來。這茶是：

溪岩勝地，乘曉露剪拂雲芽；玉井甘泉，汲清水燒湯烹下。趙州一碗知滋味，請入肌膚遠睡魔。

那楊三官人吃茶罷，茶博士問道：「官人是那裡人？」楊三官人道：「我是東京人。」茶博士道：「官人莫不病起來？」楊溫道：「然也。」茶博士道：「官人，你沒錢，如何將息？我交官人撰百十錢把來將息，你卻肯也不肯？」楊三官人道：「好也，謝你周全。」茶博士道：「我這茶坊主人卻是市裡一個財主，喚做楊員外，開著金銀鋪，又開質庫，這茶坊也是他的；若有人來唱個喏告他，便送錢與他。這員外……」將講來，說猶未了，只見員外人茶坊來。正是：

著意栽花栽不活，等閒插柳卻成陰。

那楊三官人也曾做詩一首道：

財散人離後，無顏返故京。

不因茶博士，怎得顯其名。

那楊員外吃飯了，過茶坊閒坐，茶博士使努嘴。楊三官人與楊員外唱個喏，員外回頭。楊官人又唱一個喏，員外還了禮。那官人是個好人，好舉止，待開口則聲，說不出來。那茶博士又決嘴道：「你說！」那員外說：「官人無甚事？」那官人半飽了才說得出來，道是：「客人楊溫是東京人，特來上岳燒香。病在店中，要歸京去，又無盤纏，相懇尊官周全楊溫回京則個。」

那員外聽得，便交茶博士取錢來數。茶博士抖那錢出來，數了，使索子穿了，有三貫錢，把零錢再打入竹筒去。員外把三貫錢與楊三官人做盤纏回京去。正是：

將身投虎易，開口告人難。

才人有詩說得好：

求人須求大丈夫，濟人須濟急時無。

渴時一點如甘露，醉後添杯不若無。

那楊三官人得員外三貫錢，將梨花袋子袋著了這錢，卻待要辭了楊員外與茶博士，忽然遠遠地望見一伙人，簇著一個十分長大漢子。那漢子生得人怕，真個是：

身長丈二，腰闊數圍。青紗巾，四結帶垂；金帽環，兩邊耀日。紵絲袍，束腰襯體；鼠腰兜，素口浸襠。錦搭膊上盡藏雪雁，玉腰帶柳串金魚。有如五通菩薩下天堂，好似那灌口二郎離寶殿。

這漢子坐下騎著一匹高頭大馬，前面一個拿著一條齊眉木棒，棒頭挑著一個銀絲笠兒，滴滴答答走到茶坊前過，一直奔上岳廟中去，朝岳帝生辰。

那楊員外對著楊三官人說不上數句，道是：「明日是岳帝生辰，你每是東京人，何不去做些雜手藝？明日也去朝神，也叫我那相識們大家周全你，撰二三十貫錢歸去。」那楊三官人道：「溫世事不會。」茶博士道：「官人，你好樸實頭！」楊官人卻問道：「適來騎馬的是甚麼人？」員外道：「這人是個使棒的，姓李名貴，渾名叫做山東夜叉。這漢上岳十年，燈盡天下使棒的，一連三年無對；今年又是沒對，那利物有一千貫錢，都屬他。對面壁上貼的是沒對榜子。」那楊溫道：「復員外，溫在家世事不會，只會使棒；告員外，周全楊溫則個，肯共社頭說了，交楊溫與他使棒，贏得他後，這一千貫錢，出賜員外。」員外道：「你會使棒？」楊溫道：「溫會使棒。」員外道：「你會使棒，你且共我使一合棒，試探你手段則個。你贏得我，便舉保你入社，與你使棒。」

員外交條博士道：「關了茶坊門，今日不開了。」茶坊茶博士即時關了。楊溫隨員外人來後地，推開一個固角子門，入去看，一段空地。那楊三官人道：「好也！這坡空地，只好使棒！」員外道：「你弱我健。」且喚茶博士買一角酒、二斤肉來，交楊溫吃。那官人吃了酒和肉，交茶博士也吃些。員外道：「茶博士，去取棒來。」

茶博士去不多時，只見將五條桿棒來，撇在地上。員外道：「你先來揀一條。」楊官人觀一觀，把腳打一踢，踢在空裡，卻待脫落，打一接住。員外道：「這漢為五條棒，只有這條好，被他揀了。」員外道：「要使旗鼓。」那官人道：「好，使旗鼓！」員外道：「使旗來！」楊官人使了一個旗鼓。茶博士揀棒，才開兩條棒起，鬥不得三兩合，早輸了一個人。正是：

未曾伸出拿雲手，莫把藍柴一樣看。

那官人共員外使棒，楊溫道：「我不敢打著，打著了不好看。」使兩三合了，員外道：「拽破，你那棒有節病。」那楊溫道：「復員外，如何有節病。」員外道：「你待打不打，是節病；你兩節鬼使，如何打得人？」楊溫道：「復員外，員外架，你棒遲，我棒快，特地棒倒；待員外隔時，棒才落。」古人所謂：

爛柯仙客妙神通，一局曾經幾度春。

自出洞來無敵手，得饒人處且饒人。

員外道：「我正要你打著我。我喜歡你打來，不妨兩個再使。」楊溫道：「打著了不好看。」

兩人正使，則聽得門口有人敲門。茶博士唱個喏，馬都頭問道：「員外在那裡？」茶博士道：「在裡面使棒。」馬都頭道：「你行！我道你休使棒，他卻酷愛。」都頭走入來，共員外廝叫了。楊官人向前來唱個喏，馬都頭似還不還不一喏。馬都頭道：「員外可知道庵老，原來你這般刷子。」員外道：「不是。他要上岳，共山東夜叉李貴使棒。我見他說，共他使看。」馬都頭道：「這漢要共李貴使棒！喏，你卻如何贏得他？不被他打得疾患，也得你不識李貴。我兀自請他，問他騰倒棒法。」

楊官人口裡不道，肚內思量：「叵耐這漢忒欺負我。」馬都頭道：「我乃使棒部署，你敢共我使一合棒？你贏得我時，我卻變你共山東夜叉李貴使棒；如贏不得我，你便離了我這裡去休！」楊官人道：「我敢共都頭使棒。」員外同棒，都頭拿一條棒起，做了一個旗鼓。楊官人也做一個旗鼓，道：「都頭，一合使，是兩合使？」都頭道：「只一合。」間棒起，兩個不三合，不兩合，只一合地使。所謂：

兩條硬棒相迎敵，寧免中間無損傷；

手起不須三兩合，須知誰弱與誰強。

馬都頭棒打楊官人，就幸則一步，攔腰便打。那馬都頭使棒，則半步一隔，楊官人便走。都頭趕上使一棒，劈頭打下來，楊官人把腳側一步，棒過和身也過，落夾背一棒，把都頭打一下伏地，看見脊背上腫起來，楊官人道：「都頭使得好，我不是刷子！」都頭起來，著了衣裳，道：「好，你真個會。」正是：

好手中呈好手，紅心心裡中紅心。

馬都頭道：「我去說與眾社裡人，交來請你！」馬都頭自去。

員外道：「哥哥，你真個會！適才是你饒我。馬都頭恁地一條棒，兀自奈何你不得，我如何奈何得你？只在我茶坊裡歇，我把物事來將息你，把兩貫錢去還了人卻來。」楊官人便出茶坊，來店中還了房錢並飯錢，卻來茶坊裡。茶博士道：「官人，你卻何恁的本事。我這員外，件件不好，只好兩件：廝撲、使棒。」

到明日，吃飯了，正與員外吃茶，只見二十人入茶坊來，共員外廝叫道：「我們聽得，有一個要共山東夜叉李貴使棒，交他出則個！」員外道：「在這裡坐地便是。」那官人唱了喏，道：「客人楊三官便是。」數中一個道：「便是他要共山東夜叉李貴使棒。」那官人道：「都頭，昨夜莫怪。」都頭道：「是我欺負他了，被打了一棒，卻是他會。」眾社官把出三百貫錢來，道：「楊三哥，你把來將息。」楊官人謝了，眾人都去。

三月三十七日，節級部署來見員外，員外叫道：「哥哥，我去上岳。」次日，楊官人打扮朝岳。到岳廟前一鳳，果謂是：

青松影裡，依稀見寶殿巍峨；老檜陰中，彷彿侵三門森聳。百花掩映，一條道路無塵；翠竹周圍，兩下水流金線。離樓左視，望千里如在目前；師曠右邊，聽幽做直同耳畔。草參亭上，爐內焚百和名香；祝獻台前，案上放靈種杯筵。朝聞木馬頻嘶，暮聽泥神唱喏。

楊三官人到這岳廟燒香，參拜了獻台上社司間署。

眾社官都在獻台上，社司道：「李貴今年沒對。」李貴道：「唱三個喏與東嶽聖帝，謝菩薩保護。」觀著本社官唱一個喏，道：「李貴今年無對，明年不上山。不是李貴怕了不上山，及至上山又沒對頭，白拿這利物，惶恐！惶恐！」又一個唱喏與上山下山的社官。唱了，那日李貴遂回頭勒那兩軍使棒：「誰敢與爺爺做對？」眾人不取則聲。那使棒的三上五落。李貴道：「你們不敢與我使棒，這利物屬我。」李貴道：「我如今去拿了利物。」

那獻台上，人從裡，喝一聲道：「且住！且住！這利物不屬你！」李貴吃了一驚，抬起頭一看，卻是一個承局出來道：「我是兩京楊承局，來這裡燒香，特地來看使棒。你卻共社官斯說要白拿這利物。你若贏得我，這利物屬你；你輸與我，我便拿這利物去。我要和你放對，使一合棒，你敢也不敢？」李貴道：「使棒各自聞名，西京那有楊承局會使棒？」部署道：「你要使棒，沒人央考你，休絮！休絮！」社司讀社畢，部署在中間問棒。

這承局便是楊三官人，共部署馬都頭曾使棒，則瞞了李貴。李貴道：「教他出來！」楊三官把一條棒，李貴把一條棒，兩個放對使一合。楊三是行家，使棒的叫做騰倒，見了冷破，再使一合。那楊承局一棒劈頭便打下來，喚做大捷。李貴使一打隔，楊官人棒待落，卻不打頭，入一步則半步一棒，望小腿上打著，李貴叫一聲，辟然倒地。正是：

好雞無兩對，快馬只一鞭。

李貴輸了，楊溫就那獻台上說了四句詩，道是：

天下未嘗無故手，強中猶自有強人。

霸王尚有烏江難，李貴今朝折了名。

只因楊溫讀了四句詩後，擦撥得獻台上有二十來個子弟，卻是皇親國戚，有錢財主，都是李貴師弟，看見師父輸了，焦燥，一發都上來要打那承局。原來「寡不敵眾，弱難勝強」，那楊溫當時怎的計較？

有指爪劈開地面，為騰雲飛上青霄。

若無人地昇天術，目下災殃怎地消。

眾子弟直奔來要打那楊溫，卻見數中楊員外道：「不可打他，這四山五嶽人看見，不好看！只道我這裡欺他，後番難賽這付。若要打他，下山去到楊玉茶坊裡了，卻打他未遲。」眾人道：「員外也說得是。」

這楊承局歸到楊玉茶坊，把利物入茶坊後地房裡去了。眾子弟道：「員外，你交他出來，我們打他，與我師父報仇！」楊員外入後房裡，叫楊三官人：「他們眾人要打你。且說你幾歲了？」楊溫道：「今年二十四歲了。」楊員外道：「我卻三十歲，較長六歲，我做你哥哥。你肯拜我為哥哥麼？我救你這一頓拳踢。」楊溫自思量道：「我要去官司下狀取妻，便結識得一個財主，也不枉了。」便告員外道：「我先出去，你隨我來。」員外道：「適來在獻台上使棒的楊玉叔叔兄弟，且望諸位闡略則個！」眾人道：「你何不早說？既是令弟，請他出來與我們廝見則個。」員外叫：「楊三哥，你與眾官員子弟相見。」楊官人出來，唱三個喏。眾人還禮，道是：「適間莫怪。少間，師父李貴自來相謝。」

不多時，李貴入茶坊來，唱了一個喏，道是：「李貴幾年沒對，自是一個使棒的魁手，今日卻被官人贏了。官人想不是一樣人，必是將門之子。真個恁的好手段！李貴情願下拜。」楊官人道：「不消恁的。」卻把些剩物送與李貴，李貴謝了自去。楊玉員外道：「我弟只在我這裡住。」

當日，楊員外和楊溫在金銀鋪坐地，也是早飯罷，則見一個大漢，騎一匹馬，來金銀鋪前下馬，唱喏道：「復員外，太公不

快，交來請員外回來則個！」那漢說了，上馬便去。楊溫認得：當夜被劫，是這廝把著火把。欲待轉身出櫃，來捉那廝，三步近，兩步遠，那廝馬快，走了。楊員外道：「兄弟，你看著鋪，我回去見我爹則個，五七日便來。」楊三官人道：「復仁兄，溫要隨仁兄去走一遭，叫公公則個。」員外道：「你去不得，我爹爹心煩利害人，則好休去。」楊溫道：「鋪中許多財物，不敢在此。」楊玉道：「我把你不妨，便有甚的要緊？」楊溫道：「復仁兄，容溫同去。」員外道：「你苦苦要去時，隨你去也不妨。」

兩個一人一匹馬，行到一個所在，三十里，是仙居市，到得一座莊子。看那莊時：

青煙漸散，薄霧初收。遠觀一座苔山，近睹千行寶蓋。團團老檜若龍形，鬱鬱青松如虎跡。三冬無客過，四季少人行。驀聞一陣血腥來，原是強人居止處。盆盛人鮓醬，私蓋鑄香爐，小兒做戲弄人頭，媳婦拜婆學劫墓。

二人到莊前下馬，莊裡人報：「太公，員外來也！」那大伯在草廳上坐，道：「交他來見我。」楊玉入去，唱喏了。大伯道：「孝順兒子來也。這幾日道路如何？」楊玉道：「復爹爹，有買賣。」那大伯正說話裡，見廳下一個人，問兒子道：「廳下這人是誰？」楊玉道：「復爹爹，是一客人楊三哥。這漢子得上獻台使棒，贏得山東夜叉李貴！」大伯見了，即時焦躁道：「叫莊客與我縛了他！」當時，楊溫恰似蛟龍出水，虎豹投崖。古人曾有詩云：

禍出師人口，休貪不義財。

會思天上計，難免目下災。

大伯叫莊客縛了楊溫，當時卻得楊玉搭救，道：「眾人不動手，都退去。」楊玉道：「且告爹爹：這漢會使棒，了得！」大伯道：「他如何奈何得山東夜叉李貴？我後生時，共山東夜叉使棒，也贏他不得。這廝生得恁的，如何贏得李貴？想這廝必是姦弟家中閒漢。你增他家，使錢不歸；我叫你歸，那行道怕你不去，使他跟著你。」員外道：「復爹爹：此人不是閒漢，使棒真個了得。」大伯將員外轉上草廳上去，說與莊客：「交他在客店裡歇。」莊客引楊溫去。

那楊溫去店房裡坐定了，道：「這大伯是個作怪人，這員外也不是平人。我渾家則是在這裡！」不多時，見一個婦女問楊玉道：「孩兒，你須知你爹是個不近道理的人，你沒事帶他來則甚？」員外道：「告媽媽，他自要來。楊玉只交他在金銀店裡，他不肯，定要跟將來。」兩口說到房門邊，正入房中來。那婦女把些酒肉道：「你且吃些酒和肉，不須煩惱，不妨事。大伯自是恁地生受。」說罷，楊玉同娘都去了。

多時間，只聽得有人來報道：「復公公：大王使人在這裡。交傳語公公，見修山寨未了，問公公挪借北侃舊莊，權屯小嘍囉；莊中米糧搬過，不敢動一粒，修了山寨，卻還公公。一道請公公和員外過來則個。大王新近奪得一個婦女，乃是客人的老婆，且是生得好，把來做紮寨大人。請公公員外過來則個！」大伯道：「交傳與他，我明日日中過來。」小嘍囉即時便去。那楊溫聽得，喜從天降，笑逐顏開，道：「我這渾家卻在這北侃舊莊強人處。這大伯也不是平人！」

等到次日天曉。怎見得？

殘燈半滅，海水初潮，窗外曙色才分，人間儀容可辯。

正是：

一聲雞叫西江月，五更鐘撞滿天星。

只見東方亮，靈雞叫，天色大曉，楊玉出來客房裡叫：「楊三哥，你去休。我三五日便歸。」楊溫道：「告仁兄：借一條棒防路。此間取縣有百三十里來，路中多少事，卻恁的空手，去不得。」楊員外把一條棒與楊溫。那楊溫接了，辭員外先去。

楊溫離他莊，行個一里路，去向深草叢裡去藏著身，覷著楊青大伯去莊。不多時，則見二人騎兩匹馬來，楊溫放過人了。楊溫思量道：「我又不認得北侃舊莊，則就隨他去便了。」前一匹馬是大伯楊青，綽號喚做秃尾虎；後面是楊員外。楊溫隨他行得二里來田地，見一所莊院，但見：

冷氣侵人，寒風撲面。幾間席屋，門前爐灶造饅頭；無限作口，後廈常存刀共斧。清晨日出，油然死火熒熒；未到黃昏，古澗悲風悄悄。路僻何曾人客到，山深時聽殺人聲。

楊青共楊玉到莊前，下馬入去。這楊溫卻離莊有得半里田地，尋個草中躲了。那兩人入得莊中，細腰虎楊達，下首是冷氏夫人，對席是楊青，楊青下首是楊玉，分四人坐定。楊玉看這婦人，生得意態自然，必是好人女子。怎見是：

雲鬢輕梳蟬遠，翠眉淡拂春山。朱唇綴一顆櫻桃，皓齒排兩行碎玉。花生丹臉，水剪雙眸，意態自然，精神更好。

正是：

殺人壯士回頭覷，入定法師著眼看。

楊玉道：「好個婦人，大王也不枉了！」那楊達道：「公公，員外，在此無可相待，略吃三五碗酒，一道慶賀紮寨夫人。一並說過，就借公公北侃舊莊，米谷搬過一邊，不敢動一粒，修完山寨了畢，即使出還，不敢久住。」大伯道：「不妨，便是家的人一般。」

那楊溫卻離他莊，更遠得半里來田地，思量道：「我妻卻在這裡，找若還去告官，幾時取得？不如且捉手中一條棒，去年將來！」古人所謂：

下坡不走快，難逢上天；

同壁落入地，共返黃泉。

楊溫怎忍得住，只得離了深草叢中，出那大路來。忽然又遇二三十個小嘍囉，攔住楊溫道：「你是甚人？因何到此？」楊溫道：「我是客人，迷路到此，禱罪乞恕！」小嘍囉道：「這裡不是你去處。你自放了手中棒，便饒你！」楊溫那裡肯放，便要拿起與他廝鬥。不知後面幾個小嘍囉趕上，把一條索子，將楊溫縛了，遠遠地前去一個莊所。這座莊：

園林掩映茅舍，周回地肥桑棗。繞籬栽嫩草，牛羊連野牧。橋下碧流寒水，門前青列奇嶺。耕鋤人滿溪邊，春播聲喧屋下。

正是：

野草閒花香滿路，那知不是武陵家。

楊溫吃那小嘍囉縛將去，到這莊前，正所謂：小嘍囉走報莊中大王。只見大王正坐在草廳上桌，一口大刀在身邊，便喚：「擁他來，問它則個！」手下入便擁楊溫，立於廳下。

大王問道：「你姓甚名誰？為何到此？直說來情，宥汝無罪！」楊溫道：「復大王，我乃西京人，姓楊名溫，是楊令公之曾孫，祖是楊文素，父是楊重立。今來同妻子上岳燒香，在仙居市被人劫去妻子。今卻在這莊北側北侃舊莊細腰虎楊達處。溫亦探知動靜，特地要去奪取妻子回歸。溫是將門之子，綽號攔路虎，大王曾知否？今來受擒於此，有罪請誅，無罪請恕！」大王道：「久聞大名，今幸拜識。」便令左右解了索，請上廳對坐，請罪，曰：「我乃重立舍人帳下小卒，姓陳名千，後因狼狽，不得已而落草，今見將軍，乃是我恩人，卻在此被劫，自當效力相助！」

那陳千便安排些酒菜請楊溫吃了，便帶一百餘人，同奔那北侃舊莊。則見那楊達和那楊青、楊玉、冷氏夫人，四位在那裡吃酒。被楊溫拿一條棒突入莊去，就草廳上將手中捧鬪著楊達劈面一棒，搥番打倒楊達，叫取妻子出來。即時楊達睜起眼來，將部下一二百人小嘍囉趕上，正是：

半千子路，五百金剛，人人有舉鼎威風，個個負拔山氣概，石刃無非能錠，介冑盡使漿金。

楊溫見強人赴上，他又叫取妻子在一邊，抵敵未得，卻荷得陳千許多人馬，前來迎敵。鬥經一兩合，陳千人馬敗走。原來是楊達人多，陳千人少。楊溫同妻子與陳千人馬一向奔走，後面楊達又一面追來。正是：

會思天上無窮計，難免今朝目下災。

正奔走之間，只聽得一棒鑼聲響來，楊溫打一看時，卻是縣司弓手五十來人，出巡到此。為頭弓手卻是馬都頭。楊溫便與馬都頭唱個喏，把從前事說了一遍。馬都頭便說與部下弓手，同陳千人馬，再回身去迎敵。那細腰虎楊達當頭鬥敵，楊溫出來與戰，戰不得一合，一棒打倒楊達。

自此，楊溫和那妻子歸京，上邊關立一件大大功勞，直做到安遠軍節度使，檢校少保。可謂是：  
能將智勇安邊境，自此揚名滿世間。